

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孽海花

官场现形记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老残游记

插图本



NIE HAI HUA

孽海花

曾朴著
张明高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插图本

孽海花

曾朴著

张明高校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孽海花/(清)曾朴著;张明高校注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(晚清四大谴责小说;插图本)

ISBN 978-7-02-010150-4

I. ①孽… II. ①曾…②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3007 号

责任编辑 李 俊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0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3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50-4

定 价 3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称为清末谴责小说之一的《孽海花》，与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几乎同时。但是，《孽海花》的作者曾朴比李伯元、吴趼人、刘鹗略小几岁，后三位都在清末去世，曾氏则进入民国；曾朴的经历既与李伯元等人不同，《孽海花》的写作和发表情况也更为繁杂，可以说前后分为两个阶段。《孽海花》原由金松岑创意，并写出了六回，第一二两回发表在1903年10月出版的留学生杂志《江苏》上；同年夏秋之交，金氏将原稿移交曾朴续作。曾朴与金松岑商定原拟写作六十回，拟出了六十回回目；曾朴并草拟了旧学时代、甲午时代、政变时代、庚子时代、革新时代、海外时代六个时代一百一十个人物名单，有庞大的计划。于是曾氏改削增删金氏前六回，写成首五卷十回一册，光绪乙巳（1905），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；丙午（1906），继出五卷十回第二册；丁未（1907）《小说林》杂志创刊，续发表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（第一二期各二回、第四期一回），强作解人以第二十一至二十四回，并所作《孽海花人名索引表》、《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》八则，及《续证》十一则，合刊为《孽海花》第三册（拥百书局版）（参见北京宝文堂本《孽海花》卷首阿英《孽海花叙引》）。这是第一阶段，出版的是小说林系统的早期本子，写作的时代在清末。“不到一二年，竟再版至十五次，销行至五万部之多”（阿英语）。正是这些小说林版本的《孽海花》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奠定了曾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
民国初期曾朴从政多年，无暇创作。退出政坛后，重操文人旧业，进入写作的后一阶段。对于先前出版的小说林本各回，曾朴自己认为，“有许多不满意地方，正在子细的改削，等到改削好了，即日出版”（《真美善》月刊第一卷第二号《孽海花》修改发表的第二十二回文末“病夫自识”附言）。于是在1928年1月，由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修改过的《孽海花》前二十回（第二十回未作修改），分第一编和第二编各五卷十回二册。卷首刊载曾朴1928年1月6日所作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》，作为代序。从1927年11月起，他在《真美善》月刊逐期发表修改过的《孽海花》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，新写的第二十六至三十回；从1928年6月起，断断续续发表续写的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，发表第三十五回时已是1930年4月。1931年1月，曾朴把《真美善》月刊发表的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五卷十回汇集成第三编一册出版，这样就形成了三册本的《孽海花》三十回初版本。同时出版三十回合订本。初版本和合订本均有33幅插图。到1935年1月，真美善书店印行了三十回合订本的第三版。合订本卷首也以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》作为代序。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未出单行本，仅在《真美善》月刊发表时统编为第十六卷，是接在前三十回每两回编为一卷共十五卷的修改本后的一种安排。其后，1941年5月，在沦陷区的上海，真美善书店出版了三十回本的重刊本，采用了全套新式标点符号，每两回一卷十五卷样式依旧，不载插图，仍以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》作为代序；又收进了《孽海花人名索引表》、纪果庵《孽海花人物谈》和周梦庄《雪窗闲话赛金花》二文，以及临桂况夔笙（周颐）为赛金花捉刀帖书影。正文部分355页。1946年11月真美善书店又出版了三十回本的增订本，内容和形式与1941年重刊本完全一样，正文部分仍为355页，仅仅订正了一些重刊本标点符号的错漏。

如上所述，曾朴创作《孽海花》及发表出版是绵延几十年的一

个长过程,小说林系统的早期本子,清末民初有多家出版社的本子;长期流行的真美善三十回本,成为中国近代小说优秀代表作之一。真美善三十回本前二十五回与小说林本有较大差异,有的近乎重写,魏绍昌《葦海花资料》第一辑中作了详细文字比勘。解放后,北京宝文堂1955年6月出版了三十回重排本,竖排,基本是繁体字,字句已有所删改;隔一年半,上海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重排本;1959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简体字横排三十回本,除沿袭宝文堂的删节外,改字改词增多了,并且有些删改显得随心所欲,毫无道理,相较原本,文字上有所劣化。这三个版本在推进《葦海花》流行上起过很大作用,功不可没。

为了理解《葦海花》,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。曾朴(1872—1935),字孟朴,号籀斋,笔名东亚病夫。出身于士人家,家在人文荟萃的苏州府常熟。十八九岁连科入学、中举。年方弱冠会试受挫,其父曾之撰即替他捐纳了一个内阁中书,住在北京南池子。当时的曾朴是少年公子,与赵剑秋、翁又申“都是裘马翩翩,在长安道上,颇有顾盼自豪之感”;也奔走于翁同龢、洪钧、李文田、文廷式诸名流之门,并钻研西北地理与金石之学。这也是曾朴所谓旧学时期,他写成了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一卷、《考证》十卷,颇受翁同龢的青睐。1895年冬进同文馆学习法文,想投考总理衙门章京而未果,愤而离开北京,在上海与谭嗣同、林旭结识;父死回常熟守孝,办塔前小学,又办丝厂;再至上海办小说林书店,参加张謇等人的预备立宪公会。清末最后一段,曾朴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一年余,旋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,曾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。辛亥革命后成为江苏省议员、张謇共和党党员。住南京数年,任江苏官产处处长兼办沙田局事务,又受黎元洪委派兼办淮南垦务。1924年至1925年先后任江苏省财政厅长、政务厅长。1926年以后放弃政治生涯,在上海再办真美善书店,出版文学杂志,翻

译了嚣俄(雨果)多种作品,修改和续写《孽海花》,并创作另一部自传体小说《鲁男子》(未完)。在修改完成《孽海花》三十回初版和合订本出版,并发表了后五回和《鲁男子》长篇后,1931年秋曾朴回常熟,在虚霏园中种花颐养天年,直至去世。(参见其子曾虚白《曾孟朴年谱》)

综观曾朴一生,他是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一分子,处在中国社会巨大震荡和转变的交替时期,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旧的和新的并存,但总是与时推移,不断变化的。《孽海花》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个时期“文化的推移”、“政治的变动”,所以曾朴本人称之为历史小说。他所叙述描写的清末三十年间的遗闻轶事,名士、侠客、美人,“内容俱系先辈及友人轶事”(曾朴语),书中人物几乎都有所指。其中不乏当世权要、名公巨卿、达官显宦、虚声名士,征臣悍将、仁人志士,尸位官僚、公子王孙,形形色色。这些人都在彼时的社会条件下活动,那时的历史也就是他们的活动史。那是中国衰朽没落、危亡临近的时代,也是人杰奋起、改革与革命相继的时代。曾朴作为个中人和过来人,凭亲历亲闻写出的《孽海花》,其内容确实是阔大的。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,今天读来也仍然有意义。

对于写人物,鲁迅指出清末谴责小说的缺点是,如“辞气浮露,笔无藏锋,甚且过甚其辞,以合时人嗜好”,李伯元、吴趼人可称代表;因为清末也正是一个躁动的时代。《孽海花》含蓄一点,这种毛病也仍然存在。鲁迅说“于洪傅(即洪钧、傅彩云——引者)特多恶谑”,即使对自己的老师李慈铭“亲炙者久,描写当能近实,而形容时复过度,亦失自然,盖尚增饰而贱白描,当时之作风固如此矣”。但也不能一概而论,曾朴对书中人物是区别对待的。对陆仁祥(陆润庠)是漫画化的,对庄焕英(张荫桓)是恶意的;庄佑培(张佩纶)、庄芝栋(张之洞)、何太真(吴大澂)名士模样的描绘淋漓尽致;对威毅伯(李鸿章)却没有丑化,对龚平(翁同龢)虽

有微词也较含蓄；对冯桂芬、薛辅仁（薛福成）、戴同时（谭嗣同）、陆皓东、康有为、孙中山颇表尊重。曾朴写人各有性情，各有面貌，是成功的；而塑造最丰满的人物形象还是傅彩云（赛金花）。

正因为曾朴能够表现出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，获得了当世名人广泛的认同。林琴南说：“其中描写名士之狂态，语语投我心坎。”（见孙次舟刊本中西书局《孽海花》附叙录）蔡元培则谓：“《孽海花》出版后，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，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……加以书中的人物，大半是我所见过的；书中的事实，大半是我所习闻的，所以读起来更有趣。”（见《孽海花资料·追悼曾孟朴先生》）除了人物特别引人注目外，“惟结构工巧，文采斐然，则其所长也”（鲁迅语）。曾朴巧妙地利用傅彩云、小玉这样的特殊人物，把绝不相干的众多人和事串在一起，构成作品的统一性和可读性，是他匠心独运的结晶。书中文章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，也是那一个时代，清末民初文人学者的特长，确实耐人咀嚼和寻味，不会有粗鄙索然寡味之憾；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曾朴对后世作者是有益的垂范。曹聚仁说曾朴才华盖世，不是溢美之词。

一部优秀文学作品，流行不衰，翻刻既多，渐生讹误，是自然之势。《孽海花》正是这种情况。为了整理出一部可靠的《孽海花》文本，我从上海图书馆复制出《孽海花》三册本的初版本和1935年合订本第三版；借得1941年重刊本，在首都图书馆用所藏1946年增订本核对；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获得《真美善》月刊发表的第二十一回至三十五回复印件。经过仔细比勘，真美善《孽海花》三十回分册初版本与合订本是完全相同的，均为传统句读式，即一圈（。）到底式，新式标点仅仅用了私名号和书名号两种；文字、插图全同，正文总页数均为600页；惟一不同的是分册初版本第三册每回页码自为起讫，是杂志刊文原形式，未统一编页码，合订本第三册与前二册一样统一编了页码，每一册则自为起讫。

不难看出,《孽海花》三十回初版本与1935年合订本校对精审,只有少数误植排版错误,或原稿极个别笔误。后出的三十回重刊本和增订本对初版本有少许文字改动,好坏互见;改正了一些原来的误字,又产生了新的误字,且有几句误标误改的古文字句。标点倒是照顾到了初版本原来的句读,基本忠实于原著。再经过比勘,发现宝文堂本与中华上编所本依据的并非真美善初版本或合订本,1941年重刊本或1946年增订本才是重排本的真正祖本。这有两点铁证,其一,这两个本子都是新式标点本,各重排本对于标点符号虽然有多多少少的改动,大体仍可看出原标点本来面貌;其二,文字初版本不错,重刊本和增订本改错或改动的地方,各重排本均沿袭了错误和改动,而不曾用初版本校改。这不是一二孤证,我另写有“校记”,可以看到许多例证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尚且如此,现在真美善三十回本已很难搜寻,浏览了好些新排本,大体在“前言”称根据真美善三十回本云云,可信度不高。(个别的,如岳麓书社本有插图,删节少,编者见到过初版本或合订本,但校对不精,错字很多,插图错一幅漏一幅,对古文句不自信,又参考他本改不错为错。)考虑到《孽海花》版本的历史和实用性,我这次整理文本仍然采用1941年重刊本作底本,后五回则用《真美善》月刊所刊原文校定;工作本则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《孽海花》(增订本),那是第一个附录了后五回的三十五回足本。

对文本的整理做了以下工作:

1、文字。底本改动初版本改错了的,一律据初版本改正;底本改动虽不错,而初版本更符合作者当时文字习惯的,也一般采用初版本文字。工作本删节的一律复原,不采纳工作本统一语气词、象声词、代词、方音写词等等改动。写别字在小说、戏文中常见,在古书中更常见。别字而意思可懂,即音求义,是汉语的特点;语音才是第一载体。当然,采用简体字和规范字以后,这个文本文字上已

不可能完全等同真美善(包括杂志)原本。

三十三幅插图全选自初版本。

2、段落。真美善《孽海花》原书仍是旧章回小说词话本体例,每一回书一气到底。初版本每回正文开头都是顶格起,只是对诗词歌曲、书信电文、酒令对联、文告演说等等引语性质的文字,作低二格、四格乃至多格类似另段的处置;底本稍有不同,除上述处置外,每回正文开头低二格起,大部分引语性质文字后文低二格另起,极偶然出现现代意义的段落划分。为了适应现代人阅读习惯,采用工作本的分段,只是作了一些调整。

3、标点。底本原采用全套新式标点,除私名号今已废除不用外,其它均沿用(书名号、引号改变了形状)。须指明的是,《孽海花》的语言属近代早期白话体系,未受到欧化语法的多少影响,句式灵活,也就是我们父祖辈口中的语言。初版本句读分明,依语气点逗,通达晓畅,难以按现代人造句(仅指书面文字)去使用句号,也不宜把原已逗开的短语连接起来,而失去原有的修辞色彩。底本标点是忠实于初版本的句读的,工作本则不然,大量的原来一句话句断成几句话,把许多短语连接起来。举一个短语的例子。底本第十四回:“只是雯青这里,正膨胀好古的热心,不道彩云那边,倒伸出外交的敏腕。”初版本这一句是连用四个符号点逗。不难看出原本均体现了行文语气的顿挫和节奏韵律感,又体现了文字修饰的排比对仗。工作本去掉了两个逗号,变成:“只是雯青这里正膨胀好古的热心,不道彩云那边倒伸出外交的敏腕。”这就失去原来的节奏韵律感了。标点符号虽然不具备文字本身直接表意的功能,但既经使用,也会影响到意思的表达和理解,如非书名、是引语、属上属下之类,误标就会造成混乱。如第十二回,“剑云道:‘不妨事,吾有十幅马湘兰救驾。’”工作本改标为:“剑云道:‘不妨事,吾有十幅《马湘兰救驾》。’”就完全标错了。又如第十八回,底

本标：“各依其国的风俗，性情，政策，因而有所注重。”意思不明确。工作本改标为：“各依其国的风俗、性情、政策，因而有所注重。”也未改观。查初版本，原句读为：“各依其国的风俗情性。政策因而有所注重。”且不论“情性”改“性情”孰优孰劣，“政策”属上属下就显出初版本的正确与优长了，他二本均拙劣。又如第十一回，底本标：“却留心看那同乡姜剑云的，见上头有什么黜‘周王鲁’呢，‘张三世’呢。‘正三统’呢，看了半天，一句也不懂。”工作本改标为：“却留心看那同乡姜剑云的，见上头有什么黜‘周王鲁’呢、‘张三世’呢、‘正三统’呢，看了半天，一句也不懂。”二本标点者都不熟悉古书。初版本则是不错的：“……见上头有什么黜周王鲁呢。张三世呢。正三统呢。……”加引号应为“黜周王鲁”，是公羊家说《春秋》，有特定涵义。相较而言，底本误标的不多，工作本误标的就很不多了。

《孽海花》文本的标点大体采用底本原有的；并参考三十回初版本和后五回杂志刊文曾补原句读，作了调整。

本来，整理古典作品，一如文物修复，应当整旧如旧，如果拆除旧的，翻改一新，以假古董示人，失其风貌，失其风格，是不慎重的。小说是语言的艺术，遣词造句体现作者的思想与才情、语言风格和趣味。曾朴是大才子，古语方言旧词汇的使用都是有来历的，用字的变换与不同都不是随意的，如一些整理强行统一和乱改，故事梗概虽然仍在，把原来丰富多彩的语言改成了简陋单调的，语言的精微美妙损失了不少。

《孽海花》问世以来，有过许多研究考证文章，着重在人物和事件，大体已经明白，这是必要的，却未见注释本。曾朴读书多，学问广，下笔常有典故。不求甚解，知个故事人物大概固然无可厚非，却不能充分领会他的文章之妙。花了不少时间翻查旧籍，作了二千余条注释，对于有耐心的读者或者不无小补。人物事件均已

反映在注释中,所以底本附录的《孽海花人名索隐表》、纪果庵《孽海花人物谈》等均不再收入。注释初稿完成于1997年4月以前,因未见他人注本,无可依傍;其后虽然经过几次修订,眼拙手懒或者仍有错误,尚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。

《孽海花》是一部未完成的优秀小说,深受欢迎,又存有悬念,清末即有人续作;其中陆士谔在宣统末年就接续小说林本二十回写成了六十二回本,因涉讼焚版,也没有得到曾朴本人的认同。燕谷老人张鸿的《续孽海花》,接续三十回本增写三十回,编成第十六卷至第三十卷合为六十回,写到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。他是曾朴的同乡,又是同文馆同学,同任内阁中书,经历相仿;又就续书与曾朴商量过,曾朴寄以希望。《续孽海花》先在杂志上发表,真美善书店出版单行本已在燕谷老人1943年去世之后,1946年4月再版。近年有新排本。作者才力不及曾朴,但文字平实叙事有条理,人物事件均可观。

张明高

1997年4月7日初写于北京

2001年4月25日改写

2003年9月28日再改写

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

我把《孽海花》的初二两编修改完了，付印时候，我心里有几句要说的话，把它写在这里：我要说的话，是些什么呢？（一）这书发起的经过；（二）这书内容的组织和他的意义；（三）此次修改的理由。

这书发起的经过怎么的呢？这书造意的动机，并不是我，是爱自由者。爱自由者，在本书的楔子里就出现，但一般读者，往往认为虚构的，其实不是虚构，是实事。现在东亚病夫，已宣布了他的真姓名，爱自由者，何妨在读者前，显他的真相呢？他非别人，就是吾友金君松岑，名天翻。他发起这书，曾做过四五回。我那时正创办小说林书社，提倡译著小说，他把稿子寄给我看。我看了，认是一个好题材。但是金君的原稿，过于注重主人公，不过描写一个奇突的妓女，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，充其量，能做成了李香君的《桃花扇》，陈圆圆的《沧桑艳》，已算顶好的成绩了，而且照此写来，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《海上花列传》的蹊径。在我的意思却不然，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，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，避去正面，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，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，格局比较的廓大。当时就把我的意见，告诉了金君。谁知金君竟顺水推舟，把继续这书的责任，全卸到我身上来。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，一面点窜涂改，一面进行不息，三个月功夫，一气呵成了二十回。这二十回里的前四回，杂揉着金君的原稿不少，即如第一回的引首词和一篇骈文，都是照着原稿，一字未改，其余部分，也

是触处都有,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谁是谁的。就是现在已修改本里,也还存着一半金君原稿的成分。从第六回起,才完全是我的作品哩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。

这书内容的组织和他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?我说这书实在是一个幸运儿,一出版后,意外的得了社会上大多数的欢迎,再版至十五次,行销不下五万部,赞扬的赞扬,考证的考证,模仿的,继续的,不知糟了多少笔墨,祸了多少梨枣。而尤以老友畏庐先生,最先为逾量的推许。——他先并不知道是我做的——我真是惭愧得很。但因现在我先要说明组织,我却记到了《新青年》杂志里钱玄同和胡适之两先生对于《孽海花》辩论的两封信来,记得钱先生曾谬以第一流小说见许,而胡先生反对,以为只好算第二流。——原文不记得,这是概括的大意——他反对的理由有二:(一)因为这书是集合了许多短篇故事,联缀而成的长篇小说,和《儒林外史》《官场现形记》,是一样的格局,并无预定的结构。(二)又为了书中叙及烟台孽报一段,含有迷信意味,仍是老新党口吻。这两点,胡先生批评得很合理,也很忠实。对于第一点,恰正搔着我痒处,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,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,表现我的想像,被胡先生瞥眼捉住,不容你躲闪,这足见他老人家读书和别人不同,焉得不佩服!但他说我的结构和《儒林外史》等一样,这句话,我却不敢承认,只为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,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。譬如穿珠,《儒林外史》等是直穿的,拿着一根线,穿一颗算一颗,一直穿到底,是一根珠链;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,时收时放,东西交错,不离中心,是一朵珠花。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,《儒林外史》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,从头开去,谢了一朵,再开一朵,开到末一朵为止。我是伞形花序,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色来,互相结合,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。《儒林外史》等是谈话式,谈乙事不

管甲事,就渡到丙事,又把乙事丢了,可以随便进止;我是波澜有起伏,前后有照应,有擒纵,有顺逆,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,却不能说他没有复杂的结构。至第二点,是对于金君原稿一篇骈文而发的,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。希腊的三部曲,末一部完全讲的是报应固不必说,浪漫派中,如梅黎曼的短篇,尤多不可思议的想像,如《忒尼斯铜像》一篇,因误放指环于铜像指端,至惹起铜像的恋妒,瘁死新郎于结婚床上。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,迷离神怪的描写,更数见不鲜,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。只要作品的精神上,并非真有引起此种观念的印感就是了。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改去,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。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,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,还没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,自己也做了老新党,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!若说我这书的意义,畏庐先生说:“《孽海花》非小说也。”又道:“彩云是此书主中之宾,但就彩云定为书中主人翁,误矣。”这几句话,开门见山,不能不说他不是我书的知言者!但是“非小说也”一语,意在极力推许,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,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。他一生非常的努力,卓绝的天才,是我一向倾服的,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,吃亏也就在此。其实我这书的成功,称他做小说,还有些自惭形秽呢!他说到这书的内容,也只提出了鼓荡民气和描写名士狂态两点。这两点,在这书里固然曾注意到,然不过附带的意义,并不是他的主干。这书主干的意义,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,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,一方面文化的推移,一方面政治的变动,可惊可喜的现象,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。我就想把这些现象,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,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,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,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。例如这书写政治,写到清室的亡,全注重在德

宗和太后的失和,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,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,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原。写雅聚园,含英社,谈瀛会,卧云园,强学会,苏报社,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。全书叙写的精神里,都自勉的含蓄着这两种意义。我的才力太不够,能否达到这个目的,我也不敢自诩,只好待读者的评判了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。

此次修改的理由怎么的呢?第一是为了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事业,时期提得太早了。兴中会的组织,大约在光绪庚寅辛卯间,而广州第一次的举事,事实却在乙未年十月,这书叙金雯青中了状元,请假回南,过沪时就遇见陈千秋,以后便接叙青年党兴中会的事。雯青中状元,书中说明是同治戊辰年,与乙未相差几至三十年,虽说小说非历史,时期可以作者随意伸缩,然亦不宜违背过甚,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实移到中日战争以后。既抽去了这么一件大事,篇幅上要缺少两回的地位,好在这书里对于法越战争,叙得本来太略,补叙进去,并非蛇足。第二原书第一回是楔子,完全是凭空结撰,第二回发端还是一篇议论,又接叙了一段美人误嫁丑状元的故事,仍是楔子的意味,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,所以把他全删了。其余自觉不满意的地方,趁这再版的机会,也删改了不少。看起来,第一编几乎大部是新产品了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件。

这书还是我二十二年前——时在是光绪三十二年——一时兴到之作,那时社会的思潮,个人的观念,完全和现时不同,我不自量的奋勇继续,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,停隔已久,不要说已搜集的材料,差不多十忘八九,便是要勉力保存时代的色彩,笔墨的格调,也觉得异常困难。矛盾拙涩,恐在所不免,读者如能忠实的加以纠正,便是我的非常宠幸了!

十七年,一月六日,东亚病夫自识。

目 录

前言 张明高 1

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1

第 一 卷

第 一 回

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1

第 二 回

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8

第 二 卷

第 三 回

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25

第 四 回

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41

第 三 卷

第 五 回

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52

第 六 回

献绳技谈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73

第 四 卷

第 七 回

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89